



卢世林 ©著

美与人性的教育

席勒美学思想研究

Aesthetic and Human Education
Study on Schiller's Aesthetic Thoughts

人民出版社



卢世林 ◎著

美与人性的教育

席勒美学思想研究

Aesthetic and Human Education

Study on Schiller's Aesthetic Thoughts

● 人 民 出 版 社

责任编辑:洪 琼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美与人性的教育——席勒美学思想研究/卢世林 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8

ISBN 978-7-01-008103-8

I. 美… II. 卢… III. 席勒, J. C. F. (1759 ~ 1805)-美学-思想评论
IV. B8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31163 号

美与人性的教育

MEI YU RENXING DE JIAOYU

——席勒美学思想研究

卢世林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9 年 8 月第 1 版 2009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13

字数:220 千字 印数:0,001-3,000 册

ISBN 978-7-01-008103-8 定价:34.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技术时代的教育(序)

彭富春

在思想史上,无人如同席勒一样重视审美教育对于人性塑造的意义。席勒认为,一方面,就人的人性而言,感性冲动和形式冲动都是不自由的冲动,只有游戏冲动也就是审美冲动才是自由的冲动;另一方面,就人的历史现实而言,人在近代社会里由于分工的出现已经成为了分裂的人,唯有审美教育才能使人恢复并达到全面的人。卢世林博士的著作系统地研究了席勒的人性论美学的思想,为当代中国一般教育和审美教育理论的研究提供了可贵的资源。

毫无疑问,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是一个技术的时代。技术作为人类的工具活动虽然古已有之,但没有如我们的时代这般达到其极端化。这表现为,它能将一切技术化,也就是能改造一切存在者。人们用技术征服自然。天空和大地成为了人们开掘、加工和利用的材料。人们也用技术控制人的身体。生育、死亡和性爱在过去本来具有自然神秘的本性,但其奥秘现在都能为技术所揭示,并被设计和制造。另外,人们也用技术影响人的思想。信息技术通过各种媒介已经改变了人的大脑,并还在进一步地支配人的思维。

与技术时代的基本主张相一致,其教育已不是人性教育,而只是技术教育。教育就其本性而言是关于人的教育,也就是关于人的人性的陶冶、人格的形成和人生道路的指引。但技术时代的教育理念只重视技术的研究和教学,亦即只让人认识和把握技术。于是,学校和大学培养的所谓人才的重点不是人,而是才,也就是各种专门的技术人才。根据这样的理念,科学技术的学科设置在整个大学的建制中就占有决定性的地位。比起文科,理科和工科更有优势;比起人文科学,社会科学更有功效。不仅如此,人们还专门设置了各种科技大学,或者是理工、工程学院,将技术教育更加专门化。技术教育的思想还规定了人们在教育活动中的具体的操作。一个根本性的标志就是由所谓的定量分析取代定性分析。于是,各种各样的分数和数据评估成为对于大学建设衡量的唯一尺度。大学的技术化完全演变成了数字化。

与此相适应,审美教育也摆脱不了技术化教育的影响。人们现在也强调审美教育,但它往往成为技术教育的补充形态,如同在各种公式般的日程外加上某种情调一样。不仅如此,审美教育自身也有技术化教育的倾向。一般认为,审美教育就是艺术教育,而它主要是美术、音乐和舞蹈等的教育,这又最后简化为技艺教育,成为身体和心灵的某种技能的训练。现在各种艺术门类的培训班比比皆是,对于人们的艺术能力的培养也功不可没。但如何将艺术的技能教育变成真正的审美教育并成为人性教育还需要漫长的路程。

这里需要我们重新思考时代的技术问题,并确立对于它的一个适宜的态度。技术无疑如同自然一般是存在的,它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因此,所谓技术的悲观主义和乐观主义是没有意义的。值得我们思考的是:技术的边界立于何处?也就是技术和自然的分界线如何划分?显然,技术在自然之外之所以存在,是因为技术弥补了自然的不足。但技术不能消灭自然,取代自然。技术不是自然的敌人,而是自然的朋友。因此,技术和自然之间一个明显的边界在于,技术不要伤害自然。当技术确立了自身的边界之后,它应让“自然”自然而然地存在。这不仅指外在的自然——大自然,而且指内在的自然——人自身。在这样的意义上,当代的技术应该遵自然之道而行,守护自然的本性并让其成长。

如果我们如此看待技术的话,那么,一种技术化的教育观也就需要抛弃。作为人性的培养,教育首先是要注重人的天性的全面发展,其次才是某种工具般的有用性的开发。这就是说,教育首先是树人,其次才是育才。唯有如此,所谓的人才才可能既是人,也是才。否则,一个人才也许是真正的才,但并不是真正的人。人性的培养的核心在于人的身心训练,亦即让人达到身体的健康和心灵的自由。一个身心和谐发展的人才能为人处世,并推动他人的身心和谐发展,共同建设这个世界。

在人性教育的关联中,审美教育无疑具有其他教育无以比拟的地位。这是因为审美教育是最典型的身心合一的训练形态。审美教育首先是技能的学习,让人由技到艺。艺超出技的地方在于,它是一种以自身为目的的身心自由活动。审美教育其次是欲望的规训,使人化欲为情。人在审美中将欲望升华为情感,特别是爱的情感,由此给予爱并获得爱。审美教育最后是智慧的获得,将人转识成智。美自身是一种特别的智慧,它去掉愚蠢,辨明意见,达到真理或者大道。当人获得智慧的时候,人也就知道了自己的规定,能区分什么是是,什么是非,由此走在一条美好的人生大道上。

2009年6月16日 于武汉大学

为什么选择席勒(自序)

为什么选择席勒?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实际上还包含着如下追问:谁是席勒?是谁选择了席勒?

以下是席勒的简介:约翰·克里斯托弗·弗里德里希·冯·席勒(Johann Christoph Friedrich von Schiller, 1759—1805),著名诗人、哲学(美学)家、历史学家和剧作家,德国启蒙文学与“狂飙突进运动”代表人物之一,在德国文学史上的地位被公认为仅次于歌德。在此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本书所讨论的席勒是作为哲学家和美学家席勒,之所以还要提到他在文学上的成就,是因为席勒的美学和哲学思想本身并不只是一种纯理论的构成。

首先是时代选择了席勒。毫无疑问,席勒是他所处时代的骄傲:他始终站在时代的前列,从来都没有真正消沉过,即便在身患重病贫困交加,甚至是外界曾一度传言他已去世时,他还在思考着怎样从根本上消除时代的弊端,最终写出美学史上最光辉的篇章——《审美教育书简》。

1777年,席勒开始创作剧本《强盗》,1781年完成。次年1月该剧在曼海姆上演,引起了巨大的反响。据一些史料记载,当时的情景如同狂欢节一样,人们疯狂地潮水般涌入狭窄的礼堂观赏该剧,有些评论家甚至宣称席勒就是德国的莎士比亚。《强盗》之所以受到如此热烈的欢迎,是因为作品中蕴涵着强烈的反专制思想:当时德国的“狂飙突进运动”已经发展至高潮,《强盗》一剧的主人公卡尔正是狂飙突进青年形象的代表:他追求自由,不满于腐朽专制的社会现状,敢于对当时的社会提出挑战,是典型的叛逆者。

《强盗》的大获成功使席勒进入了生命中的第一个旺盛的创作期。从1782年至1787年,席勒相继完成了悲剧《阴谋与爱情》(1784年)、《欢乐颂》(1785年)以及诗剧《唐·卡洛斯》(1787年)等。其中,《阴谋与爱情》是席勒青年时代创作的巅峰之作,它与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堪称“狂飙突进运动”最杰出的成果。该剧揭露了上层统治阶级的腐败生活与宫廷中尔虞我诈的行径,无论在结构还是题材上都是德国市民悲剧的典范。席勒摒弃了创作《强盗》时惯用的

长篇大论,改用简洁的语言进行俏皮而又辛辣的讽刺。如剧中这段市民阶层出身的路易丝与宰相大人的对话:“我可以为你奏一曲柔板,但娼妓买卖我是不做的……如果要我递交一份申请,我一定恭恭敬敬;但是对待无礼的客人,我就会把他撵出大门!”——直接质问德国社会严格的等级制度。诗剧《唐·卡洛斯》则以16世纪西班牙的官闺故事为背景,以生动的情节表达作者的理想:通过开明君主施行社会改良。这个剧本是席勒创作风格的转折点,表明他已经由狂飙突进时的激进转化为温和的改良。

1787年,席勒前往魏玛;次年,在歌德的举荐下任耶拿大学历史教授,两个月之后,法国爆发了资产阶级革命,席勒深深地陷入了对人性的现实思考之中。从1787年到1796年,席勒几乎没有进行文学创作,而是专事历史和美学的研究,并沉醉于康德哲学研究。1795年,席勒发表美学论著《审美教育书简》,虽然文中带有《唐·卡洛斯》中所宣扬的开明君主思想,但席勒坚信通过美与人性的教育能从根本上解决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以及人自身的对立和分裂所造成的种种弊端。

1794年,席勒与歌德结交并很快成为好友。1795年,席勒在他创办的《季节女神》杂志上公开陆续发表《审美教育书简》之后,重新恢复文学创作,进入第二个旺盛的创作期,直至去世。这一时期席勒的著名剧作包括《华伦斯坦三部曲》(1799年)、《玛丽亚·斯图亚特》(1801年)、《奥尔良的姑娘》(1802年)、《墨西拿的新娘》(1803年)、《威廉·退尔》(1803)等。这一时期席勒创作的特点是:以历史题材为主,善于营造悲壮、雄浑的风格,主题也贴近宏大的社会变革题材。

其次是历史选择了席勒——这当然不是指席勒1789年被耶拿大学聘为有职无薪的历史教授——只要人性还在这个世界上存在着,只要人性的自由和解放还成为一个问题,席勒关于美与人性教育的论断依然会大放光芒,它将永远是人类思想史上的一块丰碑。

在《审美教育书简》一书中,席勒在阐述了人的审美教育思想的同时回答了“人是什么?”和“美是什么?”这两个自古希腊以来一直困扰人的问题。席勒关于自然的人、审美的人和道德的人的区分以及审美游戏对这一区分的意义等思想无论是就德国古典美学还是就迄今为止的整个美学史而言,都具有承先启后的、不可或缺的意义,这是因为席勒建立在人性的完满与自由显现——人的整个感觉方式的彻底革命这一基础上的审美游戏理论,同时具有认识论和本体论(或存在论)意义:审美游戏不仅使人意识到自己是人,而且使人成其为人,使人

在存在的游戏中找到自己、完善自己。对席勒而言,审美教育之所以能使人性得以完满实现,是因为在审美游戏冲动中人的感性和理性会完满地统一起来。

席勒在《审美教育书简》中告诉我们,从自然国家到伦理国家必须经过美的显现王国(Reich des schonen Scheinen),而美的显现王国之所以能够建立,是因为人的感性冲动和理性冲动会结合成审美的游戏冲动。游戏冲动一开始,活的形象就会出现,美就会自由显现出来。美的自由显现是席勒美学的重要内容,同时也是席勒对哲学美学的重大贡献。因而席勒的自由建基于审美显现而非实物的实在性。

为了揭示艺术、人性、社会政治的同构性并让审美教育发挥一体化作用,席勒在《审美教育书简》中赋予“显现”(Schein 作为一种自由显现)和“审美显现”(Asthetischen schein)以同样的含义。因为席勒认为真正纯粹的显现亦即自由显现或审美显现。席勒认为,美是现象中的自由,人同美只应是游戏,审美和游戏在本质上都是非功利性的,人和美在自由显现的非功利游戏中所具有的状态就是美的自由王国。自由显现使人成为活的形象,使人的感性冲动和形式冲动成为游戏冲动,使人从感性和形式的对立、冲突中进入和谐的审美自由王国。没有纯粹的自由显现,人就谈不上精神、趣味这些能超越身体的物质需要的东西,因为纯粹的自由显现本身就是对自然强力和伦理法则的超越,而只有超越自然强力和伦理法则在人身上造成的对立与冲突,人才能成为和谐的整体。而人一旦成为和谐的整体,人性中所具有的全部天性都会回到人的身上。它不但使人成为审美的人,而且能使人的天性本身成为艺术家,因而美的王国就是建基于人性自身的自由创造、自由游戏和自由显现的王国。

虽然席勒每每以希腊的艺术和奥林匹斯山上的游戏为例来说明美的自由游戏的意义,但包括现代奥运在内的现代艺术以及各种超现实的仿真与模拟已经表明:自由显现的游戏不只是神话中的幻想,更不是儿童的嬉戏,而是人性的丰富性和完整性的完满实现所必不可少的。而且只有非功利性的游戏才能充分发挥出审美游戏的一体化作用,才能真正体现奥林匹克精神,才能体现艺术的自由精神,才能把现代已分裂的一切带出到“同感的开放的天空下”。因为这种游戏既充满了生命力又保持了人的尊严;既是对现实世界的自由感受,同时也是在创造一个理想的、美丽的、自由的新世界:“在那里,人的行为不是来自对传统习俗的粗劣模仿,而是源于人自身所具有的美的天性;人在自由显现中敢于以天性的质朴和优雅来应付任何错综复杂的关系,人既无须为了维护自己的自由去伤害别人的自由,更不必为了显示优美去抛弃自己的尊严。”

席勒美学的启蒙意义在于他对于启蒙的现代性反思。席勒早就敏锐地意识到:启蒙所倡导的理性原则一旦拥有了它所期待的权力,就很容易越过它的边界,在它击溃迷信和偏见的同时,也腐蚀了那些曾经为遏制野蛮力量作出过贡献的理性原则。所以席勒在《审美教育书简》中一再反复强调一切要从人的双重天性出发,而不只是从人的理性出发。当席勒在揭示近代人愈来愈被分裂成一个机械的小碎片,人的自由审视力已被公式和符号牢牢地束缚住的时候,虽然他未能看到现代机器化大生产分工对人性所带来的更为严重的异化,未能看到第三帝国集中营里那种“纯粹”和“同一性”所造成的惨剧,未能亲眼目睹当代世界日益升级的各种政治暴力和宗教恐怖活动,但事实早已一不幸地证明,席勒对人类文明进步的担忧并不是多余的,席勒二百多年前对现代文明弊病的诊断非但没有过时,反而越来越凸显出它深远的历史意义。

事实上,今天我们比任何时候都需要席勒。虽然席勒离开我们已经有两个世纪了,虽然在这个仍然是“有用成为人崇拜的大偶像的年代”^①,任何人都可以自以为是地一句话轻易地将席勒否定掉。正因为如此,席勒美与人性的教育意义才显得更为重要,因为只有通过非功利的审美游戏走出现实原则的束缚,我们才能真正从当代的困境中走出来。

席勒审美教育的现代意义不仅在于他敏锐地揭示出深藏于人性之中的造成现代社会各种弊端的根源,还在于席勒为解决这一根本性的人性分裂问题指明了前进的道路。席勒的审美自由王国并不是一种虚幻的脱离现实的空想,正如马尔库塞所指出的那样,席勒的游戏冲动作为人的解放的载体,并非旨在同某物嬉戏,而是生活本身的游戏,它超越了匮乏和外在的强制,它是没有恐惧和烦恼的实存的显现,因而就是自由本身的显现。只有当人们从外在和内在、肉体 and 道德的束缚中解脱出来,即只有当他既不被法则也不被需要约束后,他才能自由。而这种强制的结束正是现实。在严格的意义上说,自由就是从现存现实中摆脱出来的自由。

总之,席勒美学不仅丰富了德国古典美学,推动了对人的异化反思的现代性批判进程,而且为后现代的自由游戏学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事实上,只要哪里存在着一种真正的人性教育,一种快乐的审美游戏的教育,我们就可以断定,美的自由王国已经开始在哪里显现出来。

虽然时代、历史和现实共同选择了席勒,但对笔者来说,选择席勒美学思想

① 席勒:《审美教育书简》第三封信第三自然段。

作为博士论文选题并非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人们在谈论席勒时,通常会张口就问:席勒美的自由王国不就是一虚幻的乌托邦吗?或者学术一点:你认为席勒的审美教育思想有哪些不足之处?抑或站在实践的角度质疑:席勒所主张的审美教育在现实中是切实可行的吗?

面对这些疑问,我只能这样回答:不是席勒太虚幻,而是我们太功利;不是席勒的观点存在不足,而是因为我们的目光过于短浅;不是席勒的主张难以实现,而是我们缺乏超越现实的勇气。而如果有人这样问我,你在做这篇博士论文时是否有一种现实的问题意识或课题意识?我会坚定地说:太有了。因为席勒在写作《审美教育书简》时,始终就有一种强烈的时代公民意识,一种旨在揭示出时代的弊端以实现人性和社会的和谐发展的问题意识,正是这种精神感染了我。或许我还会微笑着补充说:席勒当年实际上是把《审美教育书简》当做一个哲学社会科学基金国家级重大项目课题(那时还没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资助课题)来做的,虽然当时这一课题的资助者是丹麦奥古斯滕堡公爵和史梅尔曼伯爵,资助的金额是每年一千塔勒银币,且以三年为限。

感谢席勒!是他的远见卓识让我对审美教育和人性的完满实现充满了信心;感谢读者诸君!您此刻的选择再次让我感到席勒审美教育思想深远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目 录

技术时代的教育(序)	彭富春 1
为什么选择席勒(自序)	1
导论 人性的完满何以成为可能	1
一、人的天性	5
二、时代的状态	9
三、美的道路	13
第一章 游戏冲动	18
第一节 感性冲动:现时的界限	19
一、人的自然本性	19
二、人的现实生活	24
三、身体在审美教育中的位置	29
第二节 形式冲动:人的绝对存在	36
一、来自理性天性的冲动	36
二、本义的和转义的形象	41
三、心灵对于人的意义	47
第三节 游戏冲动:活的形象的诞生	52
一、在法则和需要之间	52
二、活的形象与最广义的美	58
三、游戏的人与游戏的本性	63
第二章 自由显现	70
第一节 显现的表征与阐释	71
一、显现的历史形态	71
二、纯粹、正直而自主的显现	76
三、显现与游戏的内在联系	83

第二节 自由显现与人性的解放	88
一、梦想与现实的界限	88
二、对需求和匮乏的超越	93
三、在自然和法则中的自由	99
第三节 让天性本身成为艺术家	104
一、整个感觉方式的革命	104
二、自由心境与审美趣味	108
三、通向理想的唯一道路	115
第三章 美的王国	120
第一节 奥林匹斯山上的游戏	121
一、众神的游戏与雅典奥运圣火	121
二、对美好生活的坚定信念	127
三、自然性、神性和人性的自由显现	133
第二节 审美的一体化作用	139
一、美是现象中的自由	139
二、溶解性的美与振奋性的美	144
三、美的情感与心灵	150
第三节 和谐社会理想的实现	156
一、时代性格有害的倾向及其根源	156
二、人如何真正成为时代的公民	161
三、审美游戏的启蒙意义和现代意义	167
结语 在审美游戏中走向自由	172
一、人的最高目标是自由	172
二、唯有通过审美人们才可以走向自由	173
三、在游戏中通达美的自由王国	175
参考文献	178
跋 游戏、审美与教育	184
后记 感恩的心	193

导论 人性的完满何以成为可能

人性的完满何以成为可能？这既是席勒在《审美教育书简》中提出的问题，也是本书首先需要面对的问题：它不只是一个启蒙的时代应该回答的问题^①，也是任何一个时代的人都必须面对的问题；它不仅仅是一个纯粹的理论问题，而且也是一个需要在实践中解决的问题。尤其是在“时代的状况”（席勒语）陷入困境，人的价值观念出现危机的时候，这一问题显得尤为重要。

而由于席勒对这一问题不同凡响的回答，它变成了一个典型的席勒式问题：一个源于启蒙的启蒙批判问题，一个对文明的现代性反思问题，一个人的当代价值失落和如何救赎的问题。席勒的回答本身也因此成为一个值得争论的问题：在非功利的审美游戏中人性的完满真的能够得以实现？席勒的审美自由王国是一个纯粹的乌托邦，还是将随着时代的发展越来越有可能成为现实？

这些也都是本书对席勒的解读所试图回答的问题。这一解读实际上涉及：（1）如何对席勒进行定位？（2）凭什么对席勒进行这样的界定——席勒美学为我们指明了什么？这两个问题互相关联，虽然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需要建立在对第二个问题展开分析（亦即对席勒文本的分析）的基础上，但为了更好地回答第二个问题，我们可以先厘清这样一些事实：（1）《审美教育书简》这一不朽著作的作者同时是一个天才的诗人和剧作家，这意味着对席勒文本的解读必然要置于这样一个语言的维度：它既是哲学的（思辨的），也是文学的（形象的），同时还是美学的（综合的）——不把握这一点，对席勒的解读就会陷入语词的迷津。（2）由于席勒研究的兴趣和对于理想与现实的倾向，加上时代的烙印和他的天才的缘故，席勒的思想显示了三个不同的维度：古典主义、浪漫主义以及具有现

^① 对于18世纪的启蒙运动来说，仅仅回答“什么是启蒙？”显然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如何找到一条正确的人性启蒙的道路。对席勒来说，这条道路就是人的审美教育。

代性批判意味的现实主义。^①

而席勒对“人性的完满何以成为可能?”这一问题的回答,实际上是将“人是什么?”和“美是什么?”归结为“人性是什么以及它如何显现?”这样一个问题。对席勒来说,人是什么?美是什么?这两个自古希腊时代以来一直吸引着人却又难以回答的问题,其实就是这样一个问题,即人性如何显现、显现为何的问题。按康德的理解,18世纪是一个启蒙的时代,但康德虽然回答了什么是启蒙,却并没有回答应该如何启蒙,所以他最终只能是鼓励人们要勇于使用自己的理智而没有指出通过什么方式才能完成对人性的启蒙。而席勒虽然对启蒙持一种冷静的审视态度,但他对人性的关注,对美的一体化作用的深刻认识使他不仅能够真正把握时代的状况,而且能够为他所在的时代找到一条通往未来的道路^②——这也是现代思想——无论是哲学、艺术还是教育——都能在席勒那里找到某种共同语言的缘故。

对席勒来说,人的本质与自由是相互关联的,而人的自由必然建立在人的感性和理性统一的基础上,只有这样人才能摆脱需求和原则的强制,而这种感性和理性的和谐统一就是美,就是使人成其为人的自由游戏与显现。因此,“人是什么?”与“美是什么?”^③同时都是在追问:人性是什么?人获得人性的标志是什么?人如何才能使其人性得以完满实现?这实际上也是那个古老的“认识你自己”的问题。因而这样一个问题——认识人自身——并不只是哲学家的职责,

① 鲍桑葵认为,席勒“既是一个古典主义者,又是一个浪漫主义者。他所以成为一个古典主义者始于研究和共鸣的缘故;他所以成为一个浪漫主义者是因为他的时代和他的天才的缘故。”——鲍桑葵:《美学史》,张今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59页;而在哈贝马斯和马尔库塞看来,席勒对于异化与审美一体化作用的揭示正是现代性批判和艺术救赎思想的出发点。——参见哈贝马斯的《现代性的哲学话语》(曹卫东等译,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以及马尔库塞的《审美之维》(李小兵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等著作中的有关观点。

② 凯·埃·吉尔伯特和赫·库恩认为,真正把歌德无以匹敌的直觉溶解于康德所开创的强有力的哲学思想中去的正是席勒,而正是在这种溶解中产生了一种崭新而又完整的哲学体系。因而无论是在德国美学史上,还是在德国哲学史上,席勒的贡献都具有转折意义。(参见凯·埃·吉尔伯特和赫·库恩:《美学史》,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第472页)而在笔者看来,席勒开创的这条道路不仅是一条思想的道路,同时也是一条通往理想的人的现实道路。

③ 袁新认为,在席勒那里,美学本质上首先是关于人存在的学说,而不只是对审美经验、想象力等纯粹美学问题的研究,从德国古典美学开始,美学乃是主体性哲学的一个重要环节或部分。参见袁新:《作为人之理想存在的美学:席勒美学再探索》,《青岛大学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第1期。

不只是作家和诗人的理想或是社会变革者和教育者的使命:人的存在问题从来都不是一个单一的问题,虽然它每每以某种单一的现实形态凸显出来,但任何一种单一的现实解决方式都只能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因为人的问题不仅是个体的问题,同时也是类的问题;不仅是需求的问题,还关系到自由的问题……只要人的天性有多丰富,人的问题就会有多复杂。因而对人的问题的探索,关键在于对人的根本规定——人性的探索。这意味着任何一种关于人的问题解决的尝试,无论是意识形态的革命,还是社会制度的改良,都必须从人性出发。

其实,当我们在追问“人是什么”和“美是什么”(包括“教育是什么”)时,我们实际上是在追问人的人性是什么?因为如果人是被其人性所规定的(正如动物是被其动物性所规定的),那么人性又是被什么所规定的呢?人的感性(或物质性)吗?没有它,人就不可能现实地拥有其生活世界——没有了这些他就一无所有。但只有它,人和动物又有什么区别?因而在人性的构成中,必然有理性的参与。人性中的这两种构成(席勒将其视为人的双重天性)原是为了使人性更加丰满和完善,可事实上这两种不同的秉性却往往使人处于两种不同的冲动之中:不是感觉(感性)支配了原则(理性),就是原则摧毁了感觉,从而使人总是处于一种对立的分裂状态。^①只要这种对立的状态得不到真正的解决,人的问题也就不可能得到真正的解决——无论是意识形态的革命,还是社会制度的改善,抑或是科学的发展和生产力的提高——都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人自身所存在和面临的问题。

一旦我们明白了这一点,即无论我们处于一个什么样的时代,无论我们从政治、社会、经济、文化的哪一个层面去讨论人的问题,最终都会归结到人性问题上时,我们就会明白:为什么席勒对现实的批判始终紧紧围绕着对人性的批判?为什么“美与人性的教育”会成为席勒美学的主题?^②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席勒眼里艺术和审美的一体化作用愈来愈得到现代和后现代思想的认同?^③为

① 参见席勒:《审美教育书简》第四封信第六自然段。本书中有关席勒著作的引文主要引自《席勒全集》第五卷“哲学美学部分”,并参考了 Wilkinson 等人的英译本和冯至、张玉能等先生的中译本(见本书“参考文献”)。

② 在席勒看来,真正的教育对于人性的教育,而只有审美游戏才能实现人性的完满这一根本的教育宗旨。因而席勒的《审美教育书简》虽然将“教育”(Erziehung)作为题目,但席勒并没有单独去谈教育,因为对席勒而言,审美本身就是人性的完善教育。

③ 参见哈贝马斯:《现代性的哲学话语》,曹卫东译,译林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58 页。

什么说美学只有到了席勒那里才真正既具有认识论又具有本体论(或存在论)^①意义?

也只有在此基础上,我们才能真正意识到席勒美学的划时代意义^②:美不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一个低级的(相对于哲学和宗教而言)知性范畴,一种可有可无的欣赏对象或消遣方式,而是野蛮的自然人走向有教养的文明人的必经之路。因为在席勒看来,人要摆脱其被动的自然状态,摆脱其压抑的异化劳动生活,只有通过自由审美之路(而非科学或道德之路)。艺术和审美虽然是非功利性的,但正是这种非功利性使其能够摆脱各种强制的现实性要求(无论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无论是自然的还是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方面的),真正发挥出艺术和审美对人的生存的一体化力量。

然而长期以来,席勒美学的独特意义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人们通常只是将席勒视为曾一度对康德思想感兴趣的天才诗人和剧作家,或者简单地将席勒美学视为康德美学的附庸,最多也只是将席勒美学看做是康德美学通向黑格尔(或马克思)美学的一道桥梁^③,而席勒在西方哲学思想史和教育思想史中的地位则更容易被人们所忽视。究其原因,一是席勒的主要著作集中表现在文学创作上,缺乏专门的哲学和教育巨著,未能用概念和逻辑系统地表达其哲学和教育思想;二是当时和此后的一些学者对席勒本来为数不多的论著缺乏应有的深入研究^④(尽管洪堡当时就已经指出席勒早就有了自己独立的思想创见^⑤,稍后黑格尔又对席勒的思想进行了高度的评价),即便有了一些研究,通常也只是散见于美学史粗线条勾勒式的综述中,缺乏专门的细致的有影响的研究文本。而实际上席勒美学中所包含的哲学思想和教育思想无疑是非常丰富的:席勒的《审美教育书简》等著作,不只是对美和美感的简单思考,更是对审美作为人性的教

① 黑格尔认为,席勒不仅将普遍性与必然性、自由和必然、心灵与自然的统一通过艺术的原则和本质科学地揭示了出来,而且“进一步把这种统一看成理念本身,认为它是认识的原则,也是存在的原则,并且承认这个意义的理念是唯一的真实。”——参见鲍桑葵:《美学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58页。

② 参见彭富春:《哲学美学导论》,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12页。

③ 参见朱光潜的《西方美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以及李泽厚的《美学四讲》(三联书店1989年版)等著作。

④ 洪堡认为席勒的《审美教育书简》(1795年版)中的思想早在写作这些书信之前的18世纪80年代就已经开始形成了。See Sharpe, Lesley, *Schiller's Aesthetic Essays: Two Centuries of Criticism*, Columbia, SC: ComdenHouse, 1995, pp. 7-9.

⑤ Ibid, pp. 12-13.

育,作为人的存在的现实性、必然性和可能性的深入思考(在某种意义上,席勒对非实在的自由显现的现实意义的思考与海德格尔对虚无作为存在的追问一样重要)。

本书试图从哲学美学^①的角度,以《审美教育书简》为主要构架,以人性与审美的关系为线索(“关于席勒的总的观点,《审美教育书简》提供了最完备的成果”^②),从审美与人性的教育(人性的完满与实现)这一主题出发,去把握席勒美学思想^③——因为这不仅有助于我们准确理解席勒美学的主旨,还将便于我们区分席勒美学思想自身的边界与其他思想之间的差异。本书将侧重于追问:(1)审美的意义:人性的完满在席勒眼里何以成为可能?(2)什么是席勒所理解的游戏(das Spiel)、显现(der Schein)和美的王国(das Reich des schönen Scheins)?(3)审美教育^④:审美游戏冲动与美的显现之间,以及二者与人性的完满之间的内在联系。(4)美的显现与游戏的启蒙意义和现代意义。而要完成这一任务,首先必须弄明白在席勒眼里,什么是人的天性?什么是时代的现状?人通向自由的道路究竟在哪里?

一、人的天性

对于席勒来说,审美并非是可有可无的,而是人性的完满与实现的需要:人从自然的人走向理性的人的过程,人从奴役走向自由的过程,一句话,人成其为人的过程,就是人的审美化过程:“表明野人拥有人性的标志是什么?无论我们对历史的探究深入到何等程度,都会发现,所有那些摆脱了动物状态和奴役生活

① 由于席勒的哲学美学思想主要集中在《审美教育书简》(1793—1795)一书中,其他的如《论美书简》(1793)、《秀美与尊严》(1793)、《论激情》(1793)、《论崇高 I》(1793)、《论运用美的形式的必然界线》(1795)、《论审美习俗的道德效用》(1796)、《论崇高 II》(1796)等文可视为《审美教育书简》思想的补充,因而本书将以该书为主要线索去解读和梳理席勒的哲学美学思想。

② 鲍桑葵:《美学史》,张今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260 页。

③ 毛崇杰认为:“席勒第一个在美学中明确地提出了人本主义原则,并以此为出发点,为核心,为依归,建立了一整套关于人的美感教育的理论。”见毛崇杰《席勒的人本主义美学》,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6 页。

④ 聂振斌认为,不应把审美教育理解为专门的职业教育和技术教育,因为审美教育在本质上是一种人性教育,一种提高人文化涵养的素质教育。参见聂振斌:《大众文化与审美教育》,载曾繁仁主编:《中西交流对话中的审美与艺术教育》,山东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26 页。